

清史编委会 编

·上 编·
第二卷

本卷主编

何龄修
张捷夫

清史
一代人物传稿



22,26
503
1412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第二卷

本卷主编 何 鼎 修
张 捷 大



· 中 华 书 局
一九八六年 北京

41276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
科重点项目之一，曾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 第二卷

本卷主编 何龄修
张捷夫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3¹/₈印张·2插页·299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00册

统一书号：11018·1347 定价：2.95元

卷 头 语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收录从满族兴起到鸦片战争前夕的人物约一千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将陆续撰写，分编为十五卷左右。目前分卷的初步名单已经拟订出来。传记的科学性，要求一个时期内人物传的总和反映出那个时期内中国社会的历史全貌，那个时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各阶级的动态、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在拟订这份初步名单的过程中，反复考虑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估量具体人物的作用，参考他们的事迹和资料情况，依据《清代人物传稿》选录范围的基本原则，进行选择、推敲。根据这份名单进行研究和写作，一批历史人物、特别是劳动人民的一些代表人物，将突破剥削阶级的敌视和蔑视，第一次有较为完整的传记，如本书第一卷的于七、本卷的朱益吾和王稼等等。从这些方面看，这份名单比起以往各种清代人物传记的名单来将是一种进步。

当然，这样一份名单要定得比较妥当、比较科学，是很艰巨的工作。这份名单虽经各方面专家参酌、审查，但仍不完善。因为要从无产阶级学术的高度统观全局，根据历史事迹、功过和作用评估人物，选择约一千人入传，真是谈何容易！这是缺乏掌握全局的知识和能力的困难。清史资料虽称浩瀚，但工匠、商人、农民起义领袖、艺术家、华侨、高僧名道士、少数民族领袖、妇女和其他一些下层人物的传记资料仍然十分缺略。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创造了历史，但他们的事迹，甚至往往连他们的姓名一起，都被历史的长河

冲走了。有时留下几圈生活的浪花,也只是些简单而模糊的片断纪录,或内容半真半假的传闻,甚至进行了严重歪曲的记述,爬梳、鉴别、考证不易,往往不能构成一篇大体可读的传记所必需的素材。这是资料的困难。单单这两大困难带给名单中的遗漏、滥入和片面性的错误肯定就不少。这里面除了存在一些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一部分错误可以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得到纠正,一部分错误则有待全书出版后读者的严格批评、指正,以便对《传稿》进行必要的修改、调整和增删。在这方面,我们对读者抱有厚望。

现在第二卷已和读者见面。本卷所收的仍是明末清初人物的传记。在明末清初那些年代里,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有伟大的发展、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英国革命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虽然缓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萌芽并有所发展,伟大的农民战争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满族崛起并代替明朝君临全国。炽热的时代,激烈的斗争,历史光怪陆离、丰富多采。这是当时的人物活动的伟大画卷。人们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①因此,人类历史、社会运动又是一种“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②

经过第二卷传记写作的实践,我们感到,处理好这样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写作一篇传记,既要描绘出处在社会生活中、处在斗争旋涡中的人物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又要始终牢牢地把握住隐藏在这些活动后面的规律、互相冲突

的个人意志和阶级利益，准确地辨明这些活动对中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利害关系、不同作用，摆正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牵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历史实际即传主个人和那个时代的理解，它向编者和作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泥坑。

历史人物传记有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的属性。我们要求作者注意传记的这个特点，努力使传记的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结合起来。由于我们编者和作者都是史学工作者，所以重视史学方面的工作，比较注意钩索沉隐，也比较注意考辨真伪，以恢复历史事实的庐山面目，争取在写作传记时做到传主事迹准确和完整。这当然是对的，今后还应该加强。至于表现形式方面，则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写作传记的经验严重不足，如何写好各类人物、各个人物的传记，大家都还在摸索前进，而我和捷夫同志的文学素养又很缺乏，对工作也有影响。因此，本卷有的传记在文字的简练和统一上，^③或安排内容、突出重点上，或描写人物个性、表现传主特色上，做得很不够。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地方，历史传记很容易成为单纯叙述事迹的公式，成为一本陈年流水账。我们希望，这种状况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在以后各卷中将逐步有所改善。

本卷的写作，兄弟单位有许多同志参加。他们大都学有专长、研究有素，因而提供了内容充实的稿件。本院民族研究所蔡家艺同志还帮助我们组织了蒙古族领袖人物传记的写作，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余练同志帮助我们组织并审读了大部分关外人物传记。我们在这里谨向这些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并热烈期待更多同志来参加工作，一道完成这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一部分定稿没有来得及送原作者审阅，如果在加工时发生错误，应该完全由我和捷夫同志、主要由我负责。

我们期待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

研究室 1984 年 8 月 24 日

注:

- ①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5页。
-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6页。
- ③ 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涉及传记的文采问题。

目 录

舒尔哈齐	冯年臻 (1)
褚 英	李景兰 (9)
阿巴泰	张玉兴 (14)
德格类	杨余练 (23)
岳 托	李景兰 (30)
博 洛	杨余练 (40)
万	王东芳 (49)
逞加奴 仰加奴	王东芳 (57)
纳林布禄	李景兰 (64)
武理堪	张玉兴 (70)
吴 拜	张玉兴 (74)
巩阿岱	冯年臻 (80)
车尔格	冯年臻 (85)
勒克德浑	冯年臻 (90)
觉 善	杨余练 (95)
甘 都	杨余练 (101)
鄂 硕	王东芳 (106)
敦 拜	张玉兴 (111)
僧 格	马大正 (116)
鄂齐尔图车臣汗	蔡家艺 (120)
祖大寿	陈 涣 (125)

祖可法	陈 沈	(134)
李永芳	陈 沈	(139)
石廷柱	陈 沈	(144)
马光远	陈 沈	(151)
刘泽清	何龄修 李 格	(155)
许定国	李 格	(166)
田 雄	李 格	(173)
马得功	李 格	(179)
张天禄	李 格	(186)
朱益吾	薛瑞录	(192)
沙定洲	张捷夫	(197)
安 坤	张捷夫	(203)
史可法	任道斌	(209)
刘宗周	郭松义	(222)
左懋第	张捷夫	(229)
夏完淳	林永匡	(238)
阎应元 陈明遇	冯佐哲	(244)
侯峒曾 黄淳耀	吴伯姬	(252)
金 声	罗崇良	(262)
朱以海	薛瑞录	(268)
张煌言	冯佐哲	(275)
张名振	薛瑞录	(284)
王 翱	薛瑞录	(293)
洪承疇	李新达	(299)
刚 林	杨 珍	(313)
陈名夏	韩恒煜	(318)

陈之遴	林永匡 (325)
张存仁	李新达 (331)
朱国治	吴伯娅 (338)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杨绍猷 (344)
顾炎武	陈祖武 (352)
方以智	任道斌 (365)
黄宗羲	陈祖武 (376)
万斯大	王竹楼 (387)
谈 迁	罗仲辉 (393)
张 怡	顾 诚 (400)
王 稼	何龄修 (406)

舒 尔 哈 齐

冯年臻

舒尔哈齐(或译速尔哈赤),爱新觉罗氏,塔克世第三子,努尔哈赤同母弟。他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1611年9月25日)去世。在创建清朝基业的艰苦年代,他能征惯战,“多智习兵”,^①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是清朝的奠基者之一。但是,随着个人势力的发展并在明朝统治者的不断拉拢下,舒尔哈齐逐渐失去与努尔哈赤结合的热情。晚年,他拥明自立,最后被努尔哈赤囚杀。

舒尔哈齐生于建州女真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乡旧老城)一个左卫指挥使世家。父亲塔克世并非显赫,到舒尔哈齐童年时,家境更有些恶化。他五岁丧母,因继母纳喇氏为人寡恩,青少年时代不得已常随兄努尔哈赤出外谋生,历尽了艰辛。但在这过程中他也锻炼了体魄,启迪了智慧。因此,他身体壮大,才智过人。

舒尔哈齐祖、父对明朝“世有其劳”。^②祖父觉昌安效忠明廷,与明朝辽东地方官吏保持频繁交往,曾亲到抚顺马市贸易。^③父亲塔克世也忠于明廷。这种传统的政治关系,对舒尔哈齐最终拥明立场的形成也有影响。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王杲子阿台叛明,纠集部众破边墙,进扰至沈阳城南浑河。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兵虎皮驿(今沈阳市南十里河)布阵。阿台未敢争锋,纵兵洗劫抚顺后东去。二月,李成梁挥师东进,直抵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乡胜利

村）。古勒寨三面绝壁，设防严密，易守难攻。此时，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以归心朝廷的耿耿忠心，为李成梁向导。在他们的帮助下，李成梁督军攻坚，激战两昼夜，射杀阿台。明军入城时，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也死于军。噩耗传来，时年二十岁的舒尔哈齐，呼天嚎地，努尔哈赤也顿足捶胸，十分悲痛。于是兄弟二人直奔明朝边臣驻地，据理责问。边吏声称误杀，但自知理亏，只得好言劝慰，归二祖丧，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四匹，并派人护送他们回部落。从此，复仇的种子已在他们兄弟心中萌发。

五月，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在与明边吏交涉索要唆使明军杀害祖、父的仇人尼堪外兰没有达到目的后，椎牛祭天，以父祖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图伦城^④首战告捷，使这支仅有百人的队伍，士气大振。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开始了“乘此戡定一方”^⑤的统一诸部的战争。

在血与火的年代，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兄弟二人率领的部队已相继消灭浑河、董鄂、苏克苏护河、哲陈、完颜诸部。十九年（1591年），他们又挺进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1593年），先与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争锋，九月又大败叶赫等九部联军。舒尔哈齐“自幼随征，无处不到”，^⑥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为建州女真的一统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女真的势力进一步向外部发展。九月，舒尔哈齐领兵一千为前锋，随努尔哈赤进攻哈达城。此役生俘孟格布禄，攻灭哈达部。他度过多年的戎马生涯，历来以骁勇善战著称。

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的险恶环境中，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主要支持者。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处境孤立。五

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谋杀太祖”，^⑦归附明朝的支持者尼堪外兰。从这年六月起，至翌年（1584年）二月止，族人竟五次秘密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重要支持者妹夫葛哈善，也被族人所杀。当努尔哈赤准备召集族众收拾他的骸骨时，诸族昆弟竟没有一人参加。政治上的盟友诺米纳也在族人的挑唆下，背约不赴。在“诸族皆仇”努尔哈赤的紧张气氛中，只有舒尔哈齐“自幼从上征讨”，^⑧是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

随着军事征战的胜利，舒尔哈齐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长。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努尔哈赤于费阿拉称王，舒尔哈齐同时称船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麾下精兵已发展到五千余名，能臣宿将多达四十余人。此时，舒尔哈齐以“有战功”而闻名于诸部，因“得众心”，^⑨声望高居于诸弟子侄之上。

这年八月，舒尔哈齐首次进京朝贡，受到明廷的例行宴赏，眼界为之一开：富丽堂皇的官邸，威威赫赫的武将文臣，职高为尊的现实，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岁末，当除旧迎新的爆竹在汉族区域响起时，舒尔哈齐也将“新桃换旧符”，贴出了“迹处青山”，“身居绿林”^⑩的对联。这既反映他泛通《水浒》，以绿林英雄自诩，又说明他长于《三国》，对“迹处青山”的处境进行自嘲。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新年伊始，舒尔哈齐开始了新的追求。当努尔哈赤刚刚宴请了朝鲜使者申忠一，舒尔哈齐以“我亦当接待”为由，也同样宴请申忠一，并向他表示，“日后你金事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⑪一种同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情绪已溢于言表。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舒尔哈齐为了改变“迹处青山，身居绿林”的地位，第二次进京朝贡。明廷的接待规格也随舒尔哈

齐的忠诚程度而升级，舒尔哈齐享受到都督、都指挥的高级礼遇。对于明廷的特别优抚，舒尔哈齐感铭肺腑。此后，他对明朝的宣谕，“无不听命”，^⑫在政治上同明朝越来越靠拢。

舒尔哈齐还积极发展和加强与乌拉的关系。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舒尔哈齐娶乌拉布占泰之妹为妻。二十七年（1599年），舒尔哈齐将女儿额实泰妻乌拉贝勒布占泰。三十一年（1603年），舒尔哈齐又送女娥恩哲与布占泰为婚。密切的姻亲关系，使舒尔哈齐的政治影响逾越了部落的屏障，个人实力也大大加强。

舒尔哈齐既得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朝鲜方面的尊重和承认。万历二十三年，朝鲜通事河世国使明后，接着到努尔哈赤统治地区，会见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时，两处“一样行礼”，二人也分别屠牛宰猪设宴款待，赏给礼物。同年底，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努尔哈赤统治地区时，分别向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赠送礼物，二人受纳后，分别回赠厚礼。申忠一再三表示，感谢“两都督府重礼”。^⑬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由于辽事日坏而梦魂不安。君臣上下通过对李成梁离镇十年，“八易大将，戎务尽弛，战守无资”^⑭的反省，且在“全辽乡官士民投揭朝房”^⑮的敦促下，终于决定再次起用与建州女真首领“谊同父子”^⑯的李成梁，以原官挂印出镇辽东。

李成梁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审时度势，在辽东很快祭起了“加之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⑰的法宝。在得知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有隙时，老谋深算的李成梁如获至宝，立即确定了因其势，用其隙，“惟使之相争，不使之相吞”^⑱的传统策略。李成梁让儿子如柏纳舒尔哈齐女为妾，以结姻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三十日，舒尔哈齐妻病故，李成梁和守备佟某立即筹办祭礼，动用“夷

税银两”，置办“桌席二十张”，外加“白羊只等物”，^⑯派人前往隆重吊祭，表示明廷对舒尔哈齐的倚重与支持。面对明廷的如此“殊恩”，舒尔哈齐拥明之心愈加坚定。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在努尔哈赤“连续二年不肯进贡”^⑰的情况下，舒尔哈齐第三次入京朝贡，明廷再次确认了他的都督、都指挥的政治身份。

在明朝统治者的不断拉拢下，舒尔哈齐的思想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先世屡任明朝建州左卫的煊赫官职，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晋升都督佥事，二十三年授封龙虎将军的新贵地位，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拥明自立的欲望与日俱增。他与努尔哈赤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在议论大政时不时发生激烈争吵。

政治上的分歧，在军事活动中也逐渐表现出来。万历三十五年三月，舒尔哈齐与褚英、代善等率兵三千，取乌拉所属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部队行进途中，舒尔哈齐突然借口大纛发光不是吉兆，提出班师回兵。众将士也在他的影响下，犹豫不决。这时，褚英、代善说服众人“率兵强进”，舒尔哈齐只好继续前进。但是，当部队胜利返回时，途遇乌拉万余兵来战，舒尔哈齐独率百人“滞留山下”，“未得掩杀大敌”，^⑱偏袒乌拉消极对抗的态度已十分明显。

战斗结束后，工于心计的努尔哈赤以抗命罪准备诛戮舒尔哈齐所属常书、纳齐布二将，削弱舒尔哈齐的力量。舒尔哈齐以“诛二臣，与我死无异”^⑲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迫使努尔哈赤让步。至此，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已表现出剑拔弩张之势。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以后，努尔哈赤“不遣舒尔哈齐将兵”。^⑳被剥夺了军事权力的舒尔哈齐满腔忧愤，痛感与努尔哈赤势难并存。于是，与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二子阿敏谋划，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并“令人伐木备造房屋”。^㉑

舒尔哈齐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经营自己的事业。他选择黑扯木为生存和发展的基地，似乎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黑扯木位于明朝的军政重镇铁岭东南八十三里的大城附近，^⑤处在明朝的军事保护伞下，它东接舒尔哈齐的姻亲乌拉，北与明朝积极扶持的叶赫为邻。这样，舒尔哈齐自以为可借助两翼，立于不败之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舒尔哈齐以建州右卫首领的资格，第四次踏上了入京朝贡的征途。十二月十六日，明廷赏赐并宴请了这位来自建州右卫的使者。^⑥建州右卫再度出现在辽东的政治舞台上，这是明廷重新调整建州女真建制，分而治之，藉以削弱努尔哈赤力量的重大尝试。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一月，舒尔哈齐从北京返回辽东，^⑦赴黑扯木自立。二月，努尔哈赤责弟。^⑧在“劝之不听”^⑨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断然于三月十三日，没收了舒尔哈齐的家产，杀害舒尔哈齐二子阿尔通阿、札萨克图，又将部将武尔坤吊在树上，用火烧死。努尔哈赤余怒不消，还要加杀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只是由于皇太极“诸兄弟力为谏止”，阿敏才免于一死，但夺去了“阿敏所属人民之半”。^⑩

舒尔哈齐的命运，自难例外。此时，努尔哈赤控弦精兵业已“三万有奇”，舒尔哈齐所寻求的靠山，明朝辽东地方军事力量堪战亲兵尚“不满八千”，^⑪处在自身难保的境地，对舒尔哈齐也爱莫能助。于是，陷入绝境的舒尔哈齐，怀着对努尔哈赤同胞之情的一丝幻想，“愧悔来归”，^⑫结果自投罗网，被努尔哈赤囚之于别室。或者说，努尔哈赤假称建成了一座雄壮的府第，欺骗舒尔哈齐参加祝贺落成的酒宴。当舒尔哈齐到达后，被诱进一间寝室，用铁锁链锁起来，“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⑬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舒尔哈齐在禁所去世，时年四十八岁。

这场重大的内讧，直到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幽禁阿敏，阿敏弟济尔哈朗率弟篇古和诸姪发誓承认“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使之夭折”^④之后，才算完全了结。

当舒尔哈齐死去的消息传出，明辽东地方官甚为痛惜，立即上报明廷，对这位明朝历来的忠实追随者，决定举行比本妻又加一等的隆重吊祭，以表彰他对明朝皇室矢志不渝的忠贞之心。

舒尔哈齐原葬永陵（今辽宁新宾永陵），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迁葬东京陵（今辽宁辽阳市东京陵）。他死后四十四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廷追封他为和硕庄亲王。

注：

- (1) 《明神宗实录》卷444，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明实录抄（满洲篇）》4，1959年版，第310页。
- (2) 同上书，卷17，第135页。
- (3)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
- (4) 遗址在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南。
- (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0页。
- (6) 《满洲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26页。
- (7) 同上书，第37页。
- (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9页。
- (9) (朝鲜)李民奕：《建州闻见录》，关于阿米罗古(阿敏)下有小字注云：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云云。
- (10)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图版九，申忠一所见残联，1939年伪满建国大学影印本。
- (1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6，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2、2218页。
- (12)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屏风档》3号。